



圭齋文集卷之十一

宋孫鉉編集

安成後學劉釘校正

阡表 哀辭 傳

安成劉氏儒行阡表

至正甲申安成劉君粹衷以翰林應奉為後宋局脩定
官未病前一月述其先世梗槩凡葬于里之儒行鄉者
幾所總名之曰儒行阡謁余表之余諾其請矣粹衷三
幾病作又未幾疾甚遣其子都來趣余為阡表余有三
不忍也已而果卒哭之盡哀而告之曰古人有挂劍之
義儒行阡之表余諾君請矣余忍有愧於古人乎越二
年內成春余將南歸乃表之曰安成在漢屬長沙國定

三發子孫衆多今安成鍾氏獨多於他所蓋其後然安成之鍾亦有兩支焉其一曰南陽太守遐之裔遐魏元陽壻也考遐之先亦漢宗室粹衷性質直叙其先世起自五世直鄉府君迄於父龍泉府君行實有可考者書之其不可考者則亦闕之而已矣直鄉府君諱諤娶彭氏後合葬小唐之原子雄材字子厚生淳熙壬寅發墓定壬戌祔於先塋之東南娶李氏葬雙牌嶺繼王之子厚墓右生三子長炳字季文歿于至元乙酉附祖塋之左次煥燁皆無後季文生三子長應龍娶趙氏以祔李孺人墓側次祐孫娶鍾氏合塋由是寧次子孫用王氏出也累監吉水

士子六月歿於大德壬寅四月初祐孫之墓氏生景定庚申之十一月歿大曆之九月祔王孺人右子輝字明卿生至元辛巳歿至治壬戌以子貴贈事郎龍泉縣尹塋里之稼木塘娶陽氏封宜人子性即粹衷孫一人曰都此其自叙若此五世皆業儒其鄉又以儒行著名阡曰儒行誰曰不宜大夫士惜之者曰劉氏數世力學至粹衷始有祿爵于朝以粹衷之才使得中壽其所就豈可量哉余則曰天下之事惟不足故有餘日行一日不及天者一度月行一日不及天者十三度有奇是不足也積其不足乃有餘分及有置閏則氣朔分齊而成功矣天且如是而况於人乎人謂之不足

則鑑氏之有餘慶者庶乎在此粹衷有學識能詞章會
試御試皆第二在南士中寔第一名為旌德縣尹庶明
有威政化大行遷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
脩國史院編脩官其與脩宋史大愜士論余庚午科考
試南宮寔余所得士有斯文之契故為之表云

蕭同善哀辭

人貴有後子子貴為男男固可尚子職曷堪生而懸
孤子西東北南終老邾下子壯志斯慚違親從祿子孰
為旨甘榮與養俱子此樂孔耽求備造物子十無二三
一或缺望子終身之嘆隱君有子子詩禮是揮更習律
令子讀例與凡卯以儒薦子辰抱憤慘所瞻隱君子宰

木既斬幸哉有母子華髮滿髮兒服楚楚子懷母擔擔
燕礎十霜子吳桑幾蠶縮成望更子匪進之貪生可為
養子逝息其軍歲月不貸子枯魚之銜吁嗟隱君子聲
流颯颯孝則愚史子壽非彭聃遭世任倅子脫身戈鉞
負母遁逃子賊鋒以成流血漸腓子惟悔之咸創巨雖
遠子永卹之函掾語反是子煩憂如惓泰山有雲子起
乎崑崙膚寸裁合子八翼可曇維此下瀦子氣升江潭
將族而雨子風醜其醜思澆根本子澤第及涵感彼何
易子順如馳颿此進獨難子右跣履境所慶寔異子命
疇吊讒擔志不渝子明神允監稅為哀詞子視此幽劄

高昌傑氏家傳

契氏偉兀人也其先世曰曠欲谷本中國人隋亂突厥
入中國人多歸之突厥部以女婆匄妻默棘速可汗為
可敦乃與謀其國政唐史突厥傳載其事甚詳默棘速
卒國亂婆匄可敦率眾歸唐唐封為賓國夫人而默棘
速故地盡為回紇所有曠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即
今偉兀也回紇嘗自以其鷲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
為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即今
之和寧路也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幹耳汗
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斑達
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僕輦傑河回紇有普
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

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
刺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綽
遂為和綽也哈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
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
第四王印即唐所賜回鶻印也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
素重佛氏因為梵言以祝之也曠欲谷子孫既世為偉
兀貴臣因為偉兀人又嘗從其主居僕輦河上子孫宗
曠欲谷為始祖因以僕為氏焉以河名也相傳曠欲谷
初為國相適當唐天寶之際唐以安氏之亂求回鶻援
兵曠欲谷與太子闕特勤帥師與討安祿山有功封太
傅忠武王進位司空年百二十而終傳數世至克直普

爾襲為本國相答刺罕錫號阿大都督遼王授以太師
大丞相總管內外藏事故國人稱之曰藏赤立屬城里
棘脫脫伯吉叛合刺山王三召克直普爾至則言於王
曰脫脫驍勇未易力攻臣少與親善彼不忘臣可以計
取今與王期以七日當斬其首以報乃先遣家僮往取
城里棘馬百疋脫脫使追之則給追者曰丞相取馬載
葡萄酒見汝主爾追者返以告脫脫喜迎之於郊握手
歡甚饗公畢謂曰今日易營初脫脫置七行營三日一
易各以嬖夫人攝之謂克直普爾曰公其少需我先往
逢公至既行乘日從後大呼止之脫脫止陽曰有密語
請屏左右脫脫如其言乃奮曰私息公義有難兩全者

奉王命而爾首耳亟拔劍斬之左右股慄不敢動持
首白王王悅賜王深郡地暨牙里于斯博和思于斯二
山狐白裘一初兵出阿忽爾河河水素湍急俄而水止
國俗以為水寐占者曰禱之必有應公以裳盛水祝曰
願子子孫孫勤勞王家其熾如火其續如繩以忠以孝
永保令名言訖以水灑河河水湍流如初又嘗盛暑袒
跣卧大樹下鴉鳴樹上心惡之攬衣起且鞞鴉下爪鞞
者三方怒提之毒蛇自上墮地賴鴉免於螫戒世世子
孫勿殺鴉及死之日有神人跪請曰幸勿忘相以劍擊
柱斥之神滅公以是年卒葬王深郡西五里曰闊爾祿
名之曰辛子岳弼嚴國相為答棘罕阿天都督太師大

丞相仍兼通管內外藏事七子長曰達林次曰亞思弼
曰衢仙曰博哥曰博禮曰合刺脫因曰多和思亞思弼
二子長曰仇俚伽帖穆尔次曰岳璘帖穆尔仇俚伽生
而敏慧年十六襲國相答刺罕時西契丹方強威料高
昌命太師僧少監來圍其國恣睢用權奢淫自奉王患
之謀於仇俚伽曰計將安出仇俚伽對曰能殺少監挈
吾衆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衆圍少監少監避
兵于樓升樓斬之擲首樓下以功加號仇俚傑忽底進
授明別吉妻號赫思迭林子弟以曠欲谷之後世為其
國大臣號之曰設又曰沙爾猶漢言威晚也未幾左右
有疾其功者譜於王曰少監珥珠先王寶也仇俚伽匿

之盍急索勿失王怒索珠寶甚急仇俚伽度無以自明
乃三附國朝我太祖皇帝賜以金虎符獅鈕銀印金螭
椅各一夜金直孫校尉四人飲食供帳殆擬王者仍食
二十三郡尋賞銀五萬兩以弟岳璘為質仇俚伽發高
昌諸部塗哭巷吊歲時祠之岳璘精偉兀書慷慨以功
名自許貲美悉以畀兄子身無私焉年十五以質子從
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幹真奏求師傅上命公公訓導
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殺為第一義上聞嘉之中
原諸路悉命統治既而從平河南徙鄯縣民萬餘戶入
樂安以便樞拊尋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佩金
虎符并賜官女四人所得賞賚悉歸故郡以散親舊且

盛陳漢官儀衛以激礪之國人聚觀咋咋豔慕道出河
西所過榛莽或時乏水公為鑿井置埃居民使客相慶
稱便太祖皇帝即位以中原多盜選公充大斷事官從
韓真出戍順天等路公布德化寬征徭盜遁姦革州部
清整尋復監河南等處軍民年六十七卒於保定今贈
宣力保德功臣山東宣慰使謚曰莊簡多和思二子次
曰撒吉思風儀魁岸識度宏廓蒞事實猛適宜初為諸
王韓真必闡赤領王傳事王薨長子質卜早世嫡孫塔
察幼庶兄脫忒狂恣欲廢嫡自立撒吉思與火魯和孫
馳白皇后帖列聶氏乃授塔察以皇太弟寶襲爵為王
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和孫決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

北火魯和孫理之後憲宗攻釣魚山建言乘勢定江
南必有駿功上嘉納之命世祖取武昌王取淮安東西
並進未幾上前班師集關阿里博哥睥睨神器諸王多
附之王亦首鼠進退撒吉思聞之馳見王力言世祖寬
仁神武中外屬心宜專意推戴若猶豫不決則失機非
計也王從之世祖即位授撒吉思北京宣撫賜官人襲
吉刺真氏及金帛章服洎至鎮鋤姦革邪除穢遼東
以寧會高麗有異意上遣使究切則委罪於弼臣洪察
忽械送京師道遼東撒吉思訪知洪以直諫忤意故即
奏疏為直前謾上命釋洪俾討叛黨平之山東李璿反
奉詔偕諸王哈必赤等東征應會決機轉戰數十合生

得璫戮于市復濟南益都等五十餘城哈必赤欲屠之
力爭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罔治脅從於是釋囚繫返
派逋歸剽掠吹枯蘇僵簡節踈目傳檄四封輿情大悅
授資德大夫山東行省大都督遷經畧統軍二使兼益
都路達魯花赤辭不拜上言山東重鎮宜別選責成臨
之上不許因賜京城宅一區益都田千頃及李璫馬群
園林水磴海青銀鼠裘等嘗慕古人舉親舉讐之節惟
才是用或以子姪為幕僚或以里閭知舊為文學官或
以叛帥舊卒為部曲將不顧身嫌專為國計公論多之
兵後民有田乏牛具為之上聞驗民丁力官給以牛人
得肆耕李璫故將毛璋率諸部謀執之以附江南璋黨

禿鑑懷其恩以璋謀上變乃襲璋斬之統軍抄不花敗
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答爾等豪據民田以為草
地隨事表聞得旨執抄不花滅死杖之勒野速等還故
土山東諸郡與宋人接境時見侵掠乃拔膠萊與密等
州丁壯屯沂莒以逼連海宋邊帥丁某懼以所統來降
其為民捍患為國拓土類如此推賢讓能知人善任名
臣宿將多出其門碩望雄才餘五十載忽一夕星殞于
舍年六十四卒于京師之南城山東父老相與刻石紀
勲德焉今贈安邊經遠宣惠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謚曰襄惠
岳璘十子長曰益弥勢普華次曰都督彌勢普華曰懷

采普華曰都爾彌勢曰八撒普華曰旭烈普華曰和尚
曰合刺普華曰獨可理普華曰脫烈普華都爾彌勢初
從撒吉思討李璫以功奏為行省郎中繼除博興沂州
監都會丞相伯顏督諸軍取宋慨然曰吾世受上恩此
立功報國之秋也吾其從戎乎撒吉思嘉其忠謁丞相
舉以自代乃與從子撒里蠻俱隸丞相麾下與攻襄樊
進兵陽邏堡順流至丁家洲宋相賈似道出視師迎戰
奔潰都爾彌勢為前鋒引大軍乘勢逐北與宋殿帥孫
虎臣戰于焦山破之陞將安撫翼監戰復以常州得雋
陞斷事官江南既平擢安豐路達魯花赤行省以其廉
潔者廣州路達魯花赤亦時新附之民咸稱其兵每軍

招降兵不血刃人以四哥佛子稱之後見平章阿合馬
竊柄張甚耻為詭隨居閑養晦五年日本之後以為征
東都元帥又與丞相阿塔海李罕山等異議辭行已而
阿塔海等果敗運使盧懋以言利擢中書右丞欲引為
叅知政事知懋不可與共事亦辭不拜後懋果以罪誅
遷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東陽賊楊震龍作亂鄉民或
為賊應卒討平之朝廷以江浙財計至重命為行省郎
中及桑葛當國屢欲援為助固謝不就遷太平路達魯
花赤同時平南大臣如丞相蒙古臺高興國公史弼河
南王卜隆吉台皆以兄禮事之一時善辭命都爾彌勢
與阿里齊名行省凡有入奏必命之往每至上前開陳

是非得失披折解駁如指諸掌上嘉賞曰惟卿及阿里
言事能稱朕意爾阿里後秉鈞衡而都爾彌勢官上廣
西憲使卒哈刺普華個黨有節槩好義如嗜欲恤窮若
姻戚臨危蹈難徇國忘身兒時父以斷事官治保定留
之侍母與氏居益都一日忽作而嘆曰幼而不學有
不墮吾宗乎即趨父所自白父竒之俾習偉兀書及授
語孟史鑑文字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璿之亂與敦氏
挈季子脫烈普華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
尋從撒吉思平亂山東卒購獲奉以歸人以為孝感所
致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謂才具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
衛嘗以王事至益都於四神山下置書與焉

勞授今符商山鍾岳者代以職讓厥弟天兵
南向饋運繁興被選為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
人從事飛芻輓粟夜警晨嚴軍資以濟南北混一與有
功焉事平上封事大要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
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
百官之法通泉幣却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
附宜昭舊族振滯賞懋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
民不然恐尚煩宵旰之慮廟堂多采用其言屬漕米二
十萬石由邦溝達于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
斛為虧五十分斛之三時阿合馬秉政責償舟人合刺
普華伏闕抗言量之躋贏出於原降而水道之虞非人

力有弗或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若朝廷必不任虧損
臣獨當其辜而已上命勿治執政柄者憤無所泄則詎
公監寧海路後遷江西宣慰使未之官改除廣東轉運
鹽使兼領蕃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臣等扇東莞香山
東州負販之徒萬人撞撻相和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
荅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馘告躬抵賊巢招誘
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祛其害按察使脫
歡大為茲利劾奏罷之群盜歐南喜僭王號偽署丞相
招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
餘條建言揃刈弗亟其勢長聲生蔓延未已遂與都元
帥課兒伯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信等分兵搃

之功最諸將無何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交趾素多其
智勇屬護餉道比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鍾等
橫絕石灣其鋒銳甚於是慷慨語其下曰軍饟重事也
望風退縮以誤國計吾弗為也即身先士卒且戰且行
矢竭馬傷徒步格鬪踣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
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罵曰吾方岳重臣肯從汝為逆
耶正有死耳遂遇害於中心岡時至元甲申二月之十
九日也年三十有九是夕夢夫人希台特勒氏曰蠻寇
之亂吾死矣言已乘雲而升天矯如龍徑西北而去知
事鐫閏張德亦夢城門有金榜合刺普華衣金甲指麾
其中謂曰吾今治此煩若二人為功曹翌日凶計至俄

而閏德相繼死時群寇未息官軍追捕邦人往往見其
乘驢督戰或聞空中隱隱金鼓聲咸驚異以為神繪像
祠之生平將兵理財部伍分明禁令嚴肅凡所施置後
為法程數歷中外以才幹稱以死節著中朝罕儔也贈
通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賜號守忠全節功臣
謚曰忠愍希台特勒封高郡太夫人盛年寡居貞操凜
凜義方有嚴二子長曰傑文質次曰越倫質文質甫十
歲割股以愈母疾粵之人士謂忠貞孝三節備於一家
故相與繪為圖傳觀之既長名迹獵獵稱其家庭祐初
守廣德治法風聲為諸郡最會朝廷經理江浙田糧行
以番湯官吏不稱職委訊其事至則用法外意治貪

猾吏為民害者閩郡稱快改授通議大夫潭州路總管
潭為大郡既至興利除害執法不阿富道嫉其軋已者
搆誣以罪事既白遷贛州路總管尋佩金虎符同知廣
西宣慰司事副都元帥會柳州慶遠賓州徭民叛領兵
數千進以策誘賊黨擒其渠魁侯十九龍半天等一十
三人以歸賊眾望風奔潰降者幾萬人復置屯田為守
備計開通故道以絕其負固之念省垣憲府交章論薦
謂其有文武才畧如古良將遷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
花赤中書嘗檄徃廣西海北審斷所至明決既而引年
休致家于豫章東湖之上子五人曰傑玉立登延祐戊
午第今翰林待制朝請大夫兼國史院編脩官曰傑直

堅登泰定甲子第今承務郎宿松縣達魯花赤曰僕括
篤登延祐乙卯第今中順大夫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
事曰僕朝吾登至治辛酉第今承務郎同知濟州事曰
僕列篋登至治庚午第今從仕郎河南府經歷越倫質
蚤歲警敏篤學無子弟之過未仕而歿贈從仕郎山東
東西道宣慰使司都事一子曰善著登泰定丁卯第今
承務郎天臨路同知湘潭州事文質嘗謂玄曰吾宗肇
基僕輩今因以僕為氏蓋木本水源之意也且高曾以
來勤瘁王家翊興大業而俛仰陳迹非托之文家大懼
湮沒無以示來者謹具世次履歷以清玄惟太史公論
黃帝齊顏跖反覆致意於天道報施蓋甚惑焉每讀之

輒發書而歎以為古今同一轍也及觀僕氏世系何相
望勲節在國利澤在民雖汗簡所書何以尚此諸季起
家擢科如射命中異時泓涵演迤碩大顯融無落於其
世識者已有以覘之則是既根而食實售物而取償天
之於僕氏獨昭昭不忒如是異乎前所聞矣使造物報
施每率是道天下有不樂為善者哉又惟別生分類古
之道也僕氏遠稽前聞溯厥本始以垂方來綿延百世
遂為中州著姓實自今啓之厚之至也凡此皆余所嘉
稱而樂道者敬撮其實為作家傳後之秉筆紬金匱石
室之書者則或有徵於斯文

圭齋文集卷之十二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鈺校正

經疑

問夫子以小器稱管仲而又以其仁許之何也

對聖人之用人有以德之體言者有以德之用言者不可以一槩觀也夫以德之全體而言則天之所以賦於人人之所以得於天者其體甚大也惟聖人為能踐形下聖人幾等而以德之全體論之烏得不少為之疑哉故喻之以器器者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得而誣者也若夫有以德之用言者則不然夫德非徒責

乎是已以其有及物之功也而王伯之會世變之未有
人於此乃能明大義以安斯民聖人即是論之安得不
深許之哉故稱之曰仁仁者之用莫大於愛物也迹其
惠之在民心功之在天下亦安得而泯之哉昔夫子之
論管仲或曰小器或曰如其仁其體用之殊乎夫仁之
一字夫子未嘗輕以許人是以顏冉之流工夫造詣之
高下夫子於言仁之際若有分寸較於其間獨於管仲
則曰如其仁如其仁既許而又不一許之豈有他哉蓋
自姬輶既東楚氛浸盛生民之擾擾紛紛者未有紀極
也仲也出而相桓公合諸侯匡天下不以兵車之力焉
其仁之及物為何如耶夫之有也

器之易盈不能使已無三歸之僭公無多變之失齊政
旋踵而衰則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其擴而克之
以至於一初之全體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重
惜乎非重所能及也蓋必至是然後為大器之體段焉
仲之為小不亦宜乎然則聖人之論何往而非公乎

問孟子以隘與不恭稱夷惠而又以聖人百世
之師推之何也

對人有絕世之行可以為聖矣而未至於化也故不能
無一偏之弊焉夫聖而至於化則世無得而名有聖人
之一事而至其極焉始有絕世之名矣由其有絕世之
名是以清者一於清而未必和和者一於和而未必清

於是乎不廣之意橫不恭之氣象生焉雖不害其為聖人也而君子至公之論豈得以此廢彼哉孟子之稱夷惠或曰隘與不恭或以聖人百世之師推之非異論也自今觀之讓國而逃諫伐而餓與夫不羞汚君不卑小官聞其風者頑廉而懦立薄敷而鄙寬則百世一夷惠而已誠聖人也然而朝冠塗炭之偏袒揚我側之汚不與疾惡之已甚同流之無別乎大抵清不期於隘和不期於不恭特其不能化而馴致其弊焉彼夷惠不自知其然也由是觀之負絕世之名者夷惠之得為聖人以此也其不得為大而化之之聖人亦以此也若吾孔子

時乎清時乎和無適不可也
子無以見夷惠雖然亦豈可以是以遽少夷惠哉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然則二子亦孔子之後歟

書義

翁受敷施九德咸事後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

自古者以成德觀人而人才治效之盛為不可及也夫成德者君子自然之德然君子有是德而不能以是德自見於事功惟古之聖人有以知之而每以為觀人之法焉凡有司百執事之臣莫不由是而取材故嘉謨之

入告庶績之咸熙無往而非是德之形著也人才治效之盛無越於帝舜之朝此其故歟書曰云云所謂九德者非臯陶所謂人之有九德歟訓書者以為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自帝世以知人為難而臯陶陳九德之目或養直而溫和或簡易而廉隅或果毅以為擾或塞實以為強其他或六或三不一槩也有六德而嚴祗者則錫之以有邦有三德而宣明者則任之以有家觀人之法拳拳於九德焉生斯世者不患其無位也而患其不能有是德於是莫不精白以承休勤敏以趨事者以聖人能翕合而受之敷布而施之也人見其俊又在官也而不知九德之時措也故夫九官相遜茲

百僚師師之興起乎千有二牧惟時亮天工茲非百工惟時之則微乎所以相遜所以亮天工者非九德之君子孰能與於斯由是觀之九德感事之一語其虞朝觀人之法得人之本歟後世惟殷周之宅俊灼俊意為近之故其人才之盛亦粲粲有虞之世秦漢而降急於功利權謀之近效而用區區勝德之小才於是九德之目僅存於書耳或曰虞庭君子之多而舜猶以知人為難者蓋慮靜言庸違之在朝譏說殄行之震驚朕師者未盡杜絕聖人觀人之法不可一日廢也然予觀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之後則君子多而不仁遠矣故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仁

問今天下之事有可言者多矣姑舉其大者言之冗官之未汰銓選之未精殿最之未明法律之未定此四者方今之急務朝廷之所欲聞而士君子所當講者其參酌古今以對毋泛毋略對洪惟盛時設茂科策多士而開其直述之門執事與文衡詢承學而試以時務之大夫天下之事誠多矣至於大而可言者亦今世之所囑需者也自士大夫間以道故常為練事以言要切為干時是以至論罕聞今執事不循故常不貴從畧舉急務以詢諸人豈非盛時開直述之門而得為不諱之問然而所謂直述者非以其

文朴野而以其言之切直也既以不諱問宜以直述對昔夫子以林放為大哉問非大其問以其知本也事不知本多言何裨愚請言事之本矣明問有曰云是四者方今所欲聞也愚謂非特方今之所欲聞乃方今之已行者也其間行之弗竟守之弗一或者未究其本乎如冗官之汰大德之初嘗舉行之中書以打減置局而董之以平章某公或議某司當併某司則創某司以兼領之議者或創而罷者尋復矣辛亥更化渙發德音減遙授之官改陞創設者日議併罷乃併通政於兵部武備等院皆復舊制京畿寺監罷者非一是則冗官汰矣然而興圖之廣郡邑之衆旁蹊曲徑之捷出者未悉汰

也銓選之精則自混一以來立省選部選之法為二別子弟承襲承繼承蔭之例為三設吏員譯學儒業軍功出身之科為四是則銓選精矣然而氏族貴賤之未別歲月賢否之同淹或未暇精也殿最之明則自大德皇慶以來定十三條之章法或遣宣撫巡觀或命御史編歷是則非不明也然而各處廉能五人之薦未見即用也三考黜陟之法未見可久也法律之定則非無至元新格也非無省部之編例也然而掾史一時之議擬而通行者盡合於至元之法意乎廣平何相之撰擬而未進者竟能為大德之成書乎由是觀之四者非不知也非不行也愚請論其本焉其一曰汰冗官之不在於職

閑散之俸以厚正官寒餽俸之路以清正選今正官之俸甚薄而散秩之祿尚多昔劉景升有大牛菊豆數倍而負任不及常畜曹操以之享士戒冗食也况方以歷俸為出身減祿俸之無名則出身有限矣若僥倖之門斯又正選之大患也古者判行使之置損外同之設未必非有所循而為是名以處之而漢之爛胃晉之續貂實濫觴於茲誠能如漢文欲用嗇夫而張釋之終以為不可家人濫求郎官而明帝終不以為私恩則冗者可汰矣其二曰精銓選之本在於嚴族屬之分以尊吾國人畧歲月之考以拔其才用今之女真河西明有著令而自混色目北庭族屬隣於近似而均視蒙古乘堅駘

良並列通顯蓋我國人天性渾厚不自標榜愚恐數百年之後求麟趾之公姓不可復別異矣欲還淳古之風去僂黠之習則必如貞觀之於崔盧氏族命近臣編之使其派系分明不得揉進可也至於歲月之考能否同滯此可畜常調不可以待賢才誠能覈名實以甄異能使錄錄庸吏不得含糊渙恣苟資歷求序遷則當如崔祐甫除官八百而不拘常資冠蓋之却例用新進而號得士則銓選可精矣其三曰明殿最之本在於擇才明之監司絕殿序之汚吏夫貨來之徒玩法而殘民者也豈可復為民之父母乎三年之殿遠遠之任未是悛也孟子曰不祥之實教習者當之身為方岳而見善不舉

豈得優為人之耳目乎絕浮華則顯如唐太宗之於岑
仁弘苟犯賊賄雖至親幸難以滅公責監司則顯如齊
宣王之封即墨而烹阿大夫晉文公之誅曹而戮其不
用僂負羈則監司必舉汚吏必除最者非假請托殿者
不可僂倖矣其四曰定法律之本在於酌古今以成法
書優祿秩以選法吏今法書無一定法吏無優選推讓
混於常流條令哀於書肆官不徧觀法無定科輕重高
下逢其喜怒出入比附係其愛憎無成書則迭於國民
無優秩則昧於勸善昔者子產鑄刑書雖曰叔向笑之
而鄭以治以能止辟也子定國為廷尉以民無寬而至
三公近代錢若水以同州推官清直而擢樞副前以示

勸也如是則法書必作法吏必優刑自平允律自精孰
矣四者之本愚既已畧言之其目之備更僕未可終也
雖然四者之本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也信而已方
今天下急務所可言者孰有大於信之一字乎書曰令
出惟行商鞅之伯術亦以示信為先令而不信則冗官
何由汰銓選何由精殿最何由明法律何由定乎愚故
曰所以行之者信而已明問有曰宜參酌古今以對母
廷母畧嗟夫執事以急務為問愚敢以泛畧為對乎然
四者之有信猶水木之有本源也故敢以為終篇獻執
事其思之

制曰朕聞聖賢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為

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為善其所以
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
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
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
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
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
如彼况薄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寧謐
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
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
義有未盡效邪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
變毋迺濶於事情毋乖矣於典則明以對朕朕

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有志者事竟成人主之致治莫先於立志故善觀人主之治者先觀其志夫人主以能致之資操可致之勢所圖無不獲所欲無不成以求乎天而天應之以求乎人而人從之所以然者以其志之先定也其或致理之效偶有未備天人之間偶有未和則當守之以專達之以彊以俟夫悠久之效不可以疑貳阻之也臣草茅賤士何敢上揆淵衷然以臣切觀陛下之所為真近古以來大有為之君也陛下曩在東宮仁孝之資英毅之畧聞於天下也久矣既而徵四方書以考古今飛龍之初大召名儒詢問要道臨御之後不延聲色不事

遊豉凡耳目之娛營燕之事私毫不經於心惟經籍史傳日接于前於是大興儒科黼黻至治祖宗以來百餘年之曠典一旦舉而行之遂使臣之淺陋亦獲叨奉大對於明時雖然臣之望陛下者以陛下為有大志而陛下之策臣者亦適有以發臣之愚臣伏讀聖策曰朕聞聖賢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為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為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俗淳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况薄

夫唐而不居者乎嗟夫薄漢唐一語此乃聖志之發見也陛下此志可與四三王可與六五帝矣其曰或恭己無為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為善巨愚以謂此未可以觀致治之殊當有以驗立志之同也古人有言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若以恭己無為異乎不遑暇食則隆古之恭己無為者莫舜若也然而一日二日萬幾舜何不少自逸豫乎若以恭儉寬仁異乎力於為善則近代之恭儉寬仁者莫漢文若也然而拊髀思賢夜半前席漢文何不為是玄默乎由是觀之未有不自憂勤始者自憂勤始志之同也陛下既薄漢唐臣不復庸引漢唐之事請以舜文終焉舜文之道布在典籍陛下

既薄舜文亦法其所為而已矣如欲民安而物阜則先由俗美則當思夫利用厚生之何意也博典敷教之何先也由庚魚麗何自而多也閔睢麟趾何從而厚也陛下能法舜文即舜文矣如欲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則當求如臯陶者命之明刑有如虞芮者俾之息訟九歌可使勿壞也大雅可使無廢也陛下能法舜文即舜文矣如欲制禮作樂翕然太和則當求如伯夷后稷周公者命之制作於其間六典之制或尚可講也九韶之音或尚可學也陛下能法舜文亦舜文矣至如麟鳳龜龍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聖策有曰亦其氣之應也巨愚以謂知氣則知志矣聖人志氣清明若神一動則

天地隨之諸福之物皆自聖人方寸中來非自外至也
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吾之氣順則天
地之物之氣亦順吾之氣和則天地萬物之氣亦和天
地之氣見於萬物同一和順則百獸自舞於舜之庭鳳
皇自鳴於文之岐矣又何祥瑞之足羨哉臣伏讀聖策
曰天下雖大無疆雖曰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
旱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
有言曰天下猶未盡效耶臣愚以謂此天以堅陛下之志也
若若曰稼穡或傷於水旱則
猶有甚於今之傷稼者也若曰
臣愚以謂此天以堅陛下之志也

臣愚竊以為未然夫仁義之效如炊之必熟種
之必生行仁義而未至者有矣未有行仁義不效者也
陛下如以悠久待之或曰聖問如此而臣輒以為可以
曰三王可以六五帝者何自而知之蓋因其已行者知
之也其未行者擴而克之斯無難蓋仁義之積禮樂必
興彼漢唐之治如身衣弋絺一臺惜費以致海內殷富

與夫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自三代而下亦可謂盛矣然
賈生勸漢文以禮樂而辭曰未遑祖孝孫杜淹勸太宗
以禮樂而曰治之隆替不繫於此臣以是知二君於仁
義之效若有所不知也今陛下銳情儒科日議禮樂而
拳拳於仁義之二字視漢唐何啻相千萬耶此志所充
宜其儷美於五三盛時也大槩國家之治當先論其根
本不可責效於目前古之聖賢之君未嘗不憂勤於其
始逸樂於其終災異於其先祥瑞於其後今日之不遑
暇食力於為善他日之恭己無為恭儉寬仁也今日之
水旱傷稼黎民阻飢他日之麟鳳龜龍嘉禾來華也
不可無術故荒之不可無備也

擇一賢者
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
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且愚以謂事有古今志無古今
事有通變志無通變聖人之志與天地之正氣相通志
定於此氣應於彼有理之必然者倘論水旱而牽合於
夏候生輩洪範五事之說則隣於迂闊矣論民飢用之
而附會於權萬紀等建利之謀則流於乖矣矣臣昨不
知實所不敢臣之拳拳者惟曰有患者事竟成陛下留
意焉國家幸甚天下幸甚謹對

圭齋文集卷之十三

聖訓文集卷之十三

聖訓文集卷之十三

詔表冊文
命相出師詔

惟天惟祖宗混一函夏全付眇躬朕承丕基兢兢圖治
罔敢逸豫不謂邇者河南反賊乘此承平之久負固弄
兵流毒黎庶已嘗命將討捕屢獲渠魁戮以徇衆餘黨
狂獗尚逋嚴誅亦嘗肆宥開以自新怙終不悛致煩師
旅太傅中書右丞相脫脫爰自賊發迄今屢請董師致
討朕以心膂之親應難其請而期於自効誠懇益堅朕
惟事體之大付託實難匪資巨濟之才孰勝戡定之任

今命脫脫以答剌罕太傅中書右丞相分省于外總督諸道軍馬水陸並進其樞密院御史臺各分官屬從行稟受節制無或有違務要廓清妖沴永底隆平於盛太傅寔左右朕躬其行在安靖天下故分總揆之重屬以討賊之勞尚克欽承懋建丕績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命出師詔

朕承國家隆平之運四方無虞民不識兵士不講武于茲有年矣不謂近者河南反賊弄兵構難荼毒蒸黎用是前歲大丞相脫脫請自出征一戰平徐朕惟股肱大臣宜朝夕在朕左右亟命召還分將致討豈謂因循遷延倏經二年湖廣荆襄雖嘗克復餘賊逋誅負固恣睢

致使軍士暴虐日久吾民何堪因思昔者聽朕不遑寧處乃命脫脫以答剌罕大師中書右丞相分省于外總督諸該軍馬振其威武刻日進兵殄賊安民以釋朕慮凡將士用命者賞不用命者誅賊衆來降者赦旅拒者戮於戲朕與丞相共理天下者也天下多故朕軫其憂相任其勞理所必致汝往欽哉慎啟事事乃有濟圖厥功功乃有成往哉汝諧布朕威德措安吾民朕惟汝賴汝往欽哉

進遼史表代右丞相脫脫撰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言竊惟天文莫驗於機衡人文

莫證於簡策人主鑒天象之休咎則必察乎機衡之精
鑒人事之得失則必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
有大史之稱然而天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
者吉凶之兆敬怠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迷前代之設施
大意有助時君之鑒戒遼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
於干戈致治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
善隣而和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
省斂吏課每嚴於芻牧歲飢屢賜乎田租至若觀市赦
罪則脗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尊三歲之制君慕
漢高之為帝托耶律於劉宗相儼鄭侯之為臣更述律
以蕭姓享國二百一十有七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

有玉尚者焉進天子孫失御上下離心
主強賊興而根本燹變強為弱易於反掌可畏哉天
祚自絕大祐苟延國既丘墟史亦蕪弗耶律儼語多避
忌陳大任辭之精詳五代史係之終篇宋舊史埒諸載
記予奪各循其主傳聞况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
仁深加憫惻嘗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
歲月因循造物有待臣脫脫誠歡誠懇頓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如堯稽古而簡寬容衆若舜好問而濬哲冠
倫講經兼誦乎祖謨訪治旁求于往牒茲循史事斷自
宸衷睿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賀而遺逸起於是命臣以
右揆領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臣鐵睦爾達識臣賀惟

一翰林學士承旨臣張起巖翰林學士承旨臣歐陽玄
翰林侍講學士臣揭傒斯侍御史今集賢侍講學士臣
呂思誠為總裁官中書選選儒臣宗文大監今兵部尚
書臣廉惠山凱雅翰林直學士臣王沂秘書著作佐郎
臣徐昂翰林監脩臣陳繹曾為脩史官分選遼史起至
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二月發故府之積藏輯遐方之輒
獻搜羅剔抉刪潤研磨紀志表傳備成一代之書臧否
是非不迷千載之實臣脫脫等叨承隆寄幸睹成功
宣日月之光華願効涓埃之補報我朝之論議歸正氣
之直則辭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善者喜而惡者
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若干卷列傳若干

進金史表

進金史表

竊惟漢高帝入關任蕭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
徵以作隋書蓋曆數歸真主之朝而簡編載前代之事
國可滅史不可滅善吾師惡亦吾師矧夫典故之源流
章程之沿革弗披往牒曷蓄前聞惟此金源起於海裔
以滿萬之眾橫行天下不十年之久專制域中其用兵
也如縱燎而乘風其立國也若置郵而傳命及燭興於
禮樂乃煥有乎名聲嘗循初而迄終因考功而論德非
武元之英畧不足以開九帝之業非大定之仁政不足

以固百年之基天會有吞四海之志而未有一四海之
規明昌能成一代之制而亦能壞一代之法海陵無道
自取覆敗宣宗輕動曷濟中興迨夫浚郊多壘之秋汝
水飛烟之日天人屬望久有在矣君臣守義蓋足取焉
我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以有名之師而釋奕世之
仇以無敵之仁而收兆民之心勁兵擣居庸關北拊其
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指頤可成於僞功操縱莫
窺於廟筭懲彼取遼之暴容其涉河以遷太宗英文皇
帝席卷河朔而徇地并營囊括趙代而傳檄齊魯滅夏
國而蹴秦鞏通宋人以逼河淮睿宗仁聖景襄皇帝冒
萬死出饒風長驅平陸戰三峰乘大雪遂定中原大陽

出而燭火燔正音作而衆樂廢及我世祖聖德神功文
武皇帝恢弘至化勞徠遺黎燕地定都徹武靈之舊趾
遼陽建省撫肅慎之故墟于時張柔歸金史於其先王
鷄集金事於其後是以纂脩之事見諸敷遺之謀延祐
申舉而未遑天曆推行而弗竟恭惟皇帝陛下緝熙聖
學紹述先猷當邦家閒暇之時治經史討論之務念彼
秦和以來之事迹接我聖代初興之歲年太祖受帝號
於丙寅先五載而朱鳳應世祖毓聖質於乙亥纔一歲
而黃河清若此真符昭然成命第以變故多而舊史闕
者芟沒而新說譌弗折衷於大朝恐失真於他日於是
聖心獨斷盛事力行申命臣等集衆技以責成書佇奏

篇以覽近鑒臣等仰承隆委俯竭微勞紬石室之書誠
乏司馬遷之作獻金鏡之錄願據張相國之忠謹撰述
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目錄
二卷裝潢成一百三十七帙隨表以聞

進宋史表代丞相阿魯圖撰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
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太醫院廣惠司事臣阿魯圖言竊
惟周公念先業之艱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王之
文獻二代之禮可言故觀趙氏隆替之由足見皇元混
一之績欽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初由宗邸親總
大業

辭跋履之勞略地攻城咸遵稟授之筭揚舲而平江漢
卷甲而克襄樊恭行吊伐之師昭受寵綏之寄及夫收
圖書於勝國輯甫嘒於神京拔宋臣而列政塗載宋史
而歸秘府然後告成郊廟錫慶臣民推大賚以惟均視
一統之無外樞庭偃武既編戡定之勲翰苑摛文尋奉
纂脩之旨事幾有待歲月易遷累朝每切於繼承多務
未遑於制作臣阿魯圖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欽惟皇
帝陛下恢弘至道紹述丕謨徃行前言樂討論于古訓
祖宗功德思揚屬於耿光惟我朝大啓基圖彼吳會後
歸板籍視金源其未遠紬石室以具存及茲累洽之時
成此彌文之典命臣阿魯圖左丞相臣別兒怯不華領

事簡右丞相臣脫脫為都總裁平章政事臣帖穆爾達
識御史大夫臣惟一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臣玄治書
御史臣媽文禮部尚書臣沂崇文大監臣宗瑞為總裁
官平章政事臣納麟臣伯顏翰林學士承旨臣達實帖
木爾左丞臣守簡參議臣岳柱臣拜臣陳思謙郎中臣
幹察臣孔思立等協恭董治史官工部侍郎臣幹玉倫
徒秘書卿臣秦不華大常發院臣杜秉彛翰林直學士
臣宋聚國子司業臣王思誠臣汪澤民集賢待制臣干
文博翰林待制臣張瑾臣貢師道宣文閣鑒書博士臣
麥文貴監察御史臣余關大常博士臣李齊翰林脩撰
臣鐺文大醫院都事臣賈魯國子助教臣馮福可大廟

考合臣陳祖仁西臺御史中丞臣
余貞秘書著作左郎臣譚懋翰翰林編脩臣張魯國子
教臣吳當經筵檢討臣危素編劑分局景樟為書之目
東都迄于南渡紀載餘三百載始終纒一再期考之是
隆淳化之經營景定咸淳之潤色慶曆皇祐以迄寧宗
風化元豐熙寧以聰明紊憲章馴致紹聖紛紜崇寧系
亂治忽昭陳於方冊操存寔本於宮庭若乃建炎紹興
之圖回乾道淳熙之保又正直用則人存政舉邪佞進
則臣辱主憂光寧之朝僅守宗社理度之世日盛封疆
頌乃拘信使以渝盟納畔臣而侵境由權奸之擅命啓
事譽以召兵厥後瀛國歸朝音王航海齊亡而謗王蠲

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載惟貞
元之會合屬當泰道之熙明衆言淆亂於當時大義昭
宣於今日矧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先理致
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彞倫賴
是以匡扶雖微董狐直筆之可稱庶逃司馬寡識而輕
信至若論其有弊亦惟斷以至公大槩叢容盛而實德
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古今以
特舊史之傳述既多樵記之蒐羅又廣於是叅是非而
去取權衡約以損增事嚴敢計於疾徐日積亦虞於玩
愒臣阿魯圖等忝司當揆實預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
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才有有限而報効之志無窮倘垂
以聞

進經世大典表 至順三年三月進

清燕之觀尚助緝熙之益曰若帝堯曰若帝舜惟聖心
稽古之功監於有夏監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謹撰
述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
世家二百二十五卷裝潢成四百九十二帙隨表塵獻
以聞

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道雖形於上
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錄之間足見彌綸之具是以
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予以著當代之設
施予以備將來之考索我國家受命龍朔續休鴻基發
政施仁行葦之忠厚世積制禮作樂閔睢之風化日興

紀綱具舉於朝廷統會未歸於簡牘欽惟欽天統聖至
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群策躬親萬機思祖宗
創業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經緯必有鋪張以揭曠日
必有術作以藏名山爰命文臣體會要之遺意徧勅宮
寺發掌故之舊章倣周禮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臣某
叨承旨諭俾綜纂脩物有象而事有源質為本而文為
輔百數十年之治蹟固大畧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
在鴻儒之繼作謹繕寫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
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脩通議一卷裝潢成帙隨表以
聞伏取裁旨

明宗皇帝尊號冊文

伏以得名得位大君之盛德必兼事亡事存孝子之至
誠如一爰徵古訓追上徽稱欽惟皇考皇帝陛下稟純
乾之剛居游震之長當世祖之丕構接武皇之正傳歷
試諸難侔蹤虞舜舊勞于外儷跡商高當龍躍以在淵
變化莫測其量及雷行而育物動靜不違乎時茲豈非
順天乎若夫綸言未頒而仁聞之馳滿天下寶璽初受
而皇極之建繫人心茲豈非立道乎至於親儒生於汗
馬之場輯宗盟於橐弓之頃茲豈非敷文之教知武之
功乎聖莫大於無為孝莫大於善繼玄造固難乎擬議
鴻名宜罄乎宣昭矧往事之艱貞增眇躬之怵惕欲旌
永慕庶享多儀謹遣攝太尉臣某奉玉冊玉寶追上尊

號曰明宗順天立道獻文知武大聖皇帝

銘

友吾銘 吾友號

吾仁我以友我是須輔雖資友取友在吾人肯友吾視
吾可否善不吾若友吾何取尊者友卑貴不吾見乃忘
勢分乃友貧賤賤者友貴所貴吾立傲固不可倭豈可
習有人於此如澤相膠吾友友吾交盡友誼曾子之學
省先吾身吾友為誰必願其人惟願與曾尚友千載讀
詩讀書吾志吾在

敬心齋銘

人之有學治心為先心得其理乃聖乃賢賢聖之為其

要曰敬清明在躬齋莊中正敬不于貌敬于其心
儼若上帝汝臨無貳無虞惟精惟一飭我天君守而勿
失學之終始惟敬靡他身之主宰非心而何克敬在心
亦敬亦聖聰明為堯溫恭者舜湯曰日躋姬文緝熙孔
嚴三畏顏謹四非孟子養身尤善養氣彼何人哉希之
則是勗爾敬心心以銘鐫為此銘者太史氏玄
戚友劉君思清以其猶子尚敬謁予瀏上予嘉其好
古將掖而進道乃為之銘其敬心齋請事斯語余日
望之

字說散說附

楊鑑瑩之字說 劉文廷壻

工製器皆有陰陽其陽文其陰質古者物善技精故表裏一文質均後世物多竅技售捕故金有滓玉有瑕絲有類則為文以蓋之若質之素乃為貴耳惟鑑不然其質之美見於面其文之美見於背蓋鑑主於瑩故也瑩自外徹內用能以內燭外鑑之瑩未嘗為文而天下之文無不入焉吾故謂鑑有君子之道以其先質而後文也雖然百煉而金精金精而鑑瑩豈一日之功哉入質亦然所資於學也大矣安成學者楊其姓鑑其名瑩之其字者誠者文節公諸孫也質美近道蔚然有文通春秋三傳學用薦為國子四門館主圭齋歐陽玄書是說以贈之

劉叔耕字說

安成鑑生名士疇字叔耕從余謁字說夫疇者易治之田之名也耕者既立之苗又壅其根使之梗有據以禦水旱者也子名疇字叔耕尊公為子計者周矣農在四民能衣食其三者工之技商之利或足以病之先王有厲禁矣惟士與農同體故疇學往往並稱於經士生斯世筋力不匱才智有餘退恃可治之田進挾可用之學傲然無求於穹壤間以聽命於司造世之偉丈夫也然古今則幾人焉進為鹵莽之學以俸一時之遇退為滅裂之畊以俸一歲之秋滔滔者不乏也然豈願吾友効之哉實耕學於一貫堅智力於一勤疇有其地耕有其

本國之良士又良農也余為大司成時生之尊公常博
為國子助教生以胄子入學日升堂講論余愛生之教
琅琅而論纒纒也今別又數年矣生勉乎哉

族子章晦字說

宗兄議翁子耀既冠當字謁余字之余字之以章晦又
申其說以勗之今天下之有光而能燭者水也火也而
二者不同焉水內明外暗火內暗外明然世以水鑑者
什一以火照者什九豈非外闇內明者晦養其明假物
而明始見外明內闇者明出乎物遇物而明自生君子
則之内外交養明晦相資猶水火日用於世而明不匱
豈不以是與或曰朱晦翁初授教於屏山鍾氏有木晦

於根春華燁敷之言由是號晦菴今子以水火言明晦
何居余曰木受氣水而傳氣火者也晦明明晦豈二本
哉余生平喜吾歐陽氏之業為儒者甚多章晦聰明好
學尤多藝能年則弱冠已見館穀於大家余字以晦蓋
望其顯融者奚止如今日所觀者云

李觀尚賓字說

鈴邑大姓曰西溪之李有名觀而字尚賓者吾宗用綱
之甥也聞余訪族至其外舅家遠來即余求尚賓說夫
觀一字而有二義以觀示言者九五之主一卦也以觀
瞻言者一卦之宗九五也六四一爻去九五最近故其
繇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謂其以陰柔而近陽剛有

仕而覲于上之象今子名觀而字尚賓可謂知所尚也
已然亦何道而臻茲乎故愚嘗謂觀示觀瞻之義猶未
足以盡乎觀九五之觀我生上九之觀其生二爻皆有
觀省其已之義為六四之君子者蓋亦退而觀諸已乎
利用賓于王實在我之所自致也周官之法三歲大比
考其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
群吏與其眾以禮賓之獻其書于王則再拜而受之夫
德行道藝之三物者士之可自勉者也今科目復矣子
勉于學由是而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孰禦子哉余聞
尚賓家之書又多山水之勝嘗作亭名兩山間予既扁
之矣用之於幽閒深觀之鄉策勳於昭明正大之地六

四之觀之占屬之子矣

彭以恭說

學者以字從名有內外之辨斯不瀆也安成劉仰更致
其表弟彭尚謙字以恭者之請求予為字說以贈夫謙
者恭也皆見乎外者也謙之中有物恭之中亦有所主
何為有物謙之象曰地中有山卑者蘊高者於其中中
有屹然不可犯之意特有之而不居則見乎外者自然
而謙也何為有所主主者一而已矣主一之謂敬有確
乎不可拔之意能出乎無偽則見乎外者自然而恭也
謙也恭也曾謂色取而可乎善乎君之為字也能求諸
乎中則容之著乎外者無以尚也謙之失曰輕恭之失

曰足怯二者之失求諸中斯可彭氏多文人吾以恭好
學不倦故樂以內外之說告之

琅溪說

吾家自鈐南之防里徙長沙之瀏陽族屬之近者亦徙
安成北境上是為早禾田號曰早歐有名俊字用綱者
早歐之秀者也嘗扁其讀書之室曰琅溪頃過余齋上
謁余為之說夫王瑩然而澤者琅玕也溪之色幽幽其
似之手琅然而清者珩璜也溪之聲淙淙蓋又近之然
君子之比於玉以有德也取於水以有本也豈徒以聲
色為尚哉玉有德故用於宗廟朝廷水有本故達於江
河淮海善推其所為而已吾用綱中有外著聲與實流

琅溪云乎哉

彬彬說

吾宗歐陽氏之甥新澤胡君復字曰於信而名其讀書
處曰彬彬因宗人宜翁兄謁余為說夫彬彬之言昔我
夫子嘗兩言之其一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一曰假
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釋者謂彬彬猶班班物
相雜而適均之貌大槩質不勝文文不勝質二者適均
彬彬可想見也獨易之彬彬義安取乎豈非中古之言
易者象或過乎質理或過乎文必經聖人之手而後彬
彬彬與雖然愚嘗竊以謂彬彬固貴乎二者之適均特物
相雜而易見青黃赤白是為文章則彬彬即文矣君子

之論終不以彼而易此也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
之人可以學禮君子先質而後文之意豈待文勝而後
練之與損其有餘而補其不足在夫善學君子者矣於
信妙齡老蒼為學近裏以孝弟真試于鄉故余樂有以
進之

齊吾說

族弟異翁號齊吾因字以為號者也兄原功甫為之說
曰後天之易巽東南之卦也萬物至是而潔齊焉然東
南之為位以一歲言之則孟夏建巳之月也以一日言
之則日至禺中之時也以人之一生言之則二十以至
三十之年也物生齊於孟夏之月人事齊於禺中之時

八抵然也士為學弱冠以至壯歲就厥條理則成人之
功過半矣宮庭有儀衛焉排比而不亂軍旅有行伍焉
整嚴而不清府庫有委積焉屏當而不煩然後為齊也
齊之功豈易集哉昔者聖人自序為學之功每十歲一
進唯十有五志于學至三十而立獨多其年豈非為學
求齊於斯時亦難矣然則齊之道當何先乎曰齊與齋
同義又訓一齋主乎敬敬主乎一求之之要無踰敬者
或曰巽東南之卦其氣溫厚敬非肅不能何事於巽乎
曰不然巽之為言順也順莫大乎禮禮莫大乎敬敬則
有序而順有序而順則和生焉巽在其中矣巽翁謝曰
吾今而後知齊吾之綱領矣請書其說以贈巽翁一名

巽亨博洽而聰敏吾宗之英也

奇峯說

天地間氣形惟正與奇受其正者為正受其奇者為奇山之有五岳水之有四瀆正也然五岳有泰華峻嶒而峭拔四瀆有清濟潛沂而趵躍是正之中有奇者焉人亦然端莊靜重之士偶遇事變未嘗無超邁卓絕之行也特水之奇以衝激而見人之奇以感發而見皆因動而見奇者也惟山之奇在峰雖靜亦奇孤竄之姿騰蹕之勢有自然之奇不可以言喻者故士之靜獨隱居而有奇節者往往則之安成鍾君世良著奇峰以為號吾既以靜而奇者况之然劉氏歎世者之為意斯文之

不當世奇之體用於是乎備歎

明軒說

族元晉翁號曰明軒夫晉之明有離象也說卦離為日為火晉之象君子以自昭明德晉之明以離離之明為日為火君子之自明心乎性乎愚嘗謂日者火之精是日以火為明也然火自日出者也心者性之郭是心之明有性在其中也而性實自心出者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日與火之明心與性之明固無二也雖然日以屢入養其明火以屢改養其明心之養其明也以虛性之養其明也以靜明有所養自不息也明而誠其道

在斯乎晉翁兄博學之士也其涉歷世故又久所以養其明而日進者俟余言哉姑以是為明軒說以應其命爾

劉恭安說并銘

安成鐫君彥恭才氣敏達學問充裕因其有彥恭之字朋友號之曰恭安彥恭不能辭求一言以自勗予昔受讀論語子溫而厲一章嘗謂溫而厲一辭若總下兩句所謂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威自厲出不猛有溫在其中此易曉也威而不猛可總於溫厲恭而安何所附厲曰書言恭作肅又有所謂嚴恭嚴也肅也非厲而何且二者非可久之道也持之而安惟溫而厲者能之豈非互

有所發明乎恨玄生晚不獲質正於前修彥恭之請姑志臆說于此願與識者商確之銘曰人生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或偏動鮮無媿聖人所養全體渾然貌恭而安語默皆天希聖力行持久持敬澄其氣質懿哉德性恭非勉強安亦從容聖功既熟無適非中大舜命夔臯陳九德變化攸宜君子斯則千五年後橫渠猶疑劉氏之子其殆庶幾

州府

州府

州府

州府



程